

桃花般的少女与恶狼般的男人间的激情故事

与狼

魏晓英 · 著

同行

广播电视出版社

与狼同行

魏晓英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狼同行/魏晓英 著.—北京: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2006.12
(红土地丛书)

ISBN 7-5043-4332-3

I.与… II.魏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121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2761 号

与狼同行

作 者	魏晓英
责任编辑	刘跃钊
出 版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发 行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发行部
社 址	北京复外大街 2 号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通州图文印刷厂
开 本	700×1000 1/16
字 数	166 千字
印 张	16.75 印张
版 次	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43-4332-3
定 价	27.00 元

—

在春丫刚满十八岁那年，由父母私下做主，媒人介绍，选了又选，筛了又筛，筛出一位比她年长十岁的男人做夫婿。

媒人是隔壁邻居李大婶，四十多岁光景，一笑起来，嘴便合不拢，让人感到特别的慈善。那日黄昏，她从外边散步回来，遇到春丫她爸，邻里左右的，见面总是要打个招呼。李大婶张嘴一笑，说：“春丫她爸呀，好事来了！”春丫她爸像看一个天外来客一般地怔在那里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哈哈一笑，自嘲地说，“我有啥好事？”李大婶环视了四周一眼，见没有旁人才慢条斯理地小声说：“你不是早就想给春丫找个婆家么？”春丫他爸眉头皱了一下说：“我们是有那个想法，这丫头淘气了些，让我们感到是有点头痛，可是，她今年才十八岁呀！”李大婶嘻嘻一笑：“我们结婚那阵才十六岁呢，照样不是生活得有滋有味么？我给你说呀，我前两天遇到一个小伙子，是大学生，吃皇粮的，端铁饭碗的，我寻思呀，春丫跟了他呀，绝对掉进福窝里了。”

不愧是说媒的，她绝对能把稻草说成金条！

“让我想想，也与丫子她妈商量一下，再说吧。”春丫她爸心里暗喜，只是不马上表态，他心里说，商量个屁，还不是我说了算，但是不能让她觉着我一定要马上把丫头嫁给这个男人！

李大婶嘴上道：“行！你们商量一下就告诉我，但时间不要太久，万一被别人抢了先机，好好的一桩姻缘便化了泡影，多划不来呀！得趁热打铁，是么？”嘴上虽这么说，心里却有另一个声音在说，就你女儿那个性子，那远近闻名的不听话的历史，能嫁给金非这小子也算般配！哼，不出二十四小时，你一定会来找我。

李大婶心里的这个金非，其实就是一普通大学生，自幼父母离异，过了一些苦日子。人长得高大魁梧，脸上没有什么特别可人之处，就是一普通人，说帅气也不帅气。唯一的长处是脑瓜灵动，眼睛会看势，嘴巴也甜，城府比较深，跟上级走得近，今天处长来了给一条烟，明天局长夫人病了送去一筐梨，所以，他在单位里过得顺风顺水。可有一件事一直让他很着急，今年他已经快三十岁了，可婚姻大事还没着落，心里总像有一堵墙一样堵着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，难受得不得了。

前天下午，金非随手下一李姓工人到了春丫家隔壁李大婶家。他听说，李大婶是一个专说媒的，所以带上水果，糖酒等一应礼品登门拜访。李大婶一见小山一样的礼品，当即应承下来，并告诉他，隔壁家正好有一个漂亮姑娘春丫待字闺中。

其时，春丫正从外边回来，李大婶让金非站在窗口朝下看。金非目光一落到春丫身上，便像粘住了一样再也移不开，直到她从视野中消失，他还愣在窗口，心里直叫，太美了！太美了！他暗暗发誓，我要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得到你，你是属于我金非的！

在春丫他爸给李大婶回话答应这门亲事的第二天，春丫便被

父亲逼迫着去与金非见面。

为了应付家人，春丫根本没把见面当回事。她心想，不就见一面嘛，还当真吗？哼！反正我是不会答应的。隔壁大婶带着她去那人所施工的建筑工地见面，工地上的工人搞不清几个人带着一位漂亮姑娘到这地方干什么来了，就有人故意吹口哨惹起她的注意，她心里蔑视他们，连头也没抬一下。走在一个路口处大婶让她停下，听着工地上让人心烦的噪音，她真想马上就离开这个鬼地方。这时，大婶对她说，看！就是那人。她抬眼朝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位身着工装大不咧咧的男人朝这边走来，她没看清人长什么样，见她那走路的姿势就满心的不欢喜，她懒得再看他，于是就低下头想：哼！不就这样见一面吗，有什么了不起。任你是什么，反正我不会答应父母这门亲事。大婶给那人比划着手势说着什么，那男人美美地看了她一眼，便喜滋滋的转身走了。

见面后，她回单位上班，根本没把见面的事儿放在心上。因此，在单位她还像从前一样自由自在快乐地工作着。

然而，金非早就看上了春丫。他想，如果这丫头能当他的老婆那真是他天大的造化。不管咋着，一定把她娶到手。他思考半天，一个娶妻的方案开始实施。

金非下午提前下班，骑着单车去商店买好些东西，有烟、酒、水果、点心。直奔春丫家。他暗想，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丫头娶到手，首先要说服丫头的父母亲，顺利地把他们的女儿嫁给我，等到了她家，再见机行事罢了。

进了门，金非顿然觉得与他们家的差别，可是，他天生有应变的能力，只要他想要的，就想方设法一定得到。他就像一个强盗似的闯进了他们的生活。他撑好车子，一抬头，只见一位仪态优雅的夫人正在用疑惑的眼神打量着他并且问：“您是……”

金非惊叹的目光停留在这位优雅的夫人身上，心里却在想，这一定是春丫的母亲，难怪春丫出落的那么迷人。他急忙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金非，您就是伯母吧，今天我和您的女儿——春丫见面来着。”

母亲一边打量着来人一边想，这么一位不修边幅看起来又粗糙的人，丫子怎么会看得上呢。怎么就这样闯到家里来了。金非第一次上门，之所以不修幅，那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。李大婶告诉他，春丫他爸是军人出身，喜欢朴素的人，特别喜欢那种穷人家的孩子。所以，他刻意穿了身工作装来到春丫家。母亲心里对来人虽然不满意，但还是礼貌地将来人让进客厅。金非刚坐稳，春丫的父亲就回来了。看见一位陌生的年轻人，用目光正在询问母亲，母亲介绍说，是和丫子今天见了面的，叫金非。父亲见年轻人朴素精干，穿着一身工作服，虽然不怎么干净，这正说明年轻人真实，不伪装自己，因此而颇生好感。他不由自主拍拍金非的肩膀说：“年轻人，不错。”父亲又请他坐下和他聊一些家常，母亲给他们一边做饭，一边伸长耳朵听他们说什么……最后只听父亲说：“没想到你从小受这么大的苦受那么多的罪。”

“所以，我会珍惜今后的生活，我会对春丫好，会一辈子疼她，让她过上好日子。伯父，我向您发誓，我如果对……”金非还想往下说，被春丫父亲阻止。他说，家庭不是靠发个什么誓就过得好了，只要两个人的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拧，那有过不好的理。金非就像个点头虫似的不停地点头道，是！是！是！可暗暗地已经高兴得不得了，美丽的凤凰就要到手了，他心里欢呼着、翻腾着。

就这样，他犹如打攻坚战似的，天天下班往春丫家里跑，春丫父亲心里的蜂巢被金非的甜言蜜语灌得满满的。他对夫人说：“俗话说得好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向金非这样受过苦的人会更加珍惜生活的。”金非从心理上摧毁了父亲的一些疑团。他很

精明，投其所好。他从表象已经看出春丫的母亲作不了父亲的主。他留意春丫父亲的酒柜里摆放着的酒有五粮液、西凤酒，留心春丫父亲抽的香烟牌子是金丝猴、红塔山，他观察春丫父亲吸烟爱吸金丝猴，喝酒爱喝西凤酒，他每样买些来，春丫父亲喜爱的就多买，他天天下班到春丫家去陪春丫父亲喝两杯，之后陪春丫父亲下象棋，春丫父亲一边下着象棋，一边讲着自己当年打仗立功的英雄事迹，讲的人津津乐道，听的人身临其境不停地称赞。两个人手上象棋打得火热，口里的话题聊得投机。最重要的是金非的身世博得了春丫父亲的同情，他亲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将自己的女儿交于他手。春丫母亲觉得金非太会来事，而自己的女儿一点不谙世事，怕将来女儿吃亏。可春丫父亲已被金非的蜜语灌醉，他认为自己不会看错人的。

诚然，金非和春丫父亲计划的一切，春丫却全然不知。

没隔几天，父亲通知她回家。回家后，父亲告诉她说，金非人不错，通过这几天的观察，他是一个很聪明能干的年轻人，以后跟他，你不会受委屈的。选个日子和他去领结婚证，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。

春丫问父亲，是我结婚还是爸爸您结婚，怎么会轻而易举地让我和一个陌生人去领结婚证，简直开国际玩笑。这么几天，您就了解他了，他给您灌了什么迷昏汤，您这么急着要将女儿打发给别人。

父亲依然固执地说，你相信爸爸的眼力，不会错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一早就去居委会申请领证的事。

这简直是儿戏，春丫哪里肯去。她想，父亲怎么会把女儿交给一位她既不喜欢又不了解的人！她尽力搜索着说服父亲的辩词，看如何能应付过这一关。她脑筋急转后，突然眼睛一亮说，自己在单位谈了男朋友，是个复转军人，人挺好，长得挺帅，家庭条件也不错，还是军人世家呢！

父亲说，一个工人，又没有文凭，有什么出息！

她说，别忘了您也是个没有文凭并且没上过学，不也是部队转业下来的军人么。母亲又有文化又那么漂亮不也嫁给你了吗！

父亲说，时代不同了，此一时彼一时。我在解放西南的战役中，枪林弹雨，立下战功，是革命军人。转业了也是革命干部，那里像他一个纺织工人，会有什么前途。

春丫说，我目前还是纺织厂的一名临时工呢。

父亲说，这只是暂时的，我正托人给你安排工作的事情。

父亲还说，有文凭的人有文化，有文化的人有修养，未来社会没文化怎么行呢，有文凭就有前途。至于感情嘛，是可以慢慢培养的。

春丫也坚持自己，说自己 and 男友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，谁也不能阻止她的选择。没有感情怎么生活在一起。

父亲也坚持他自己，说就这样定了，不能更改。明天必须把结婚证领了。

她见难以说服父亲，就去央求母亲，还是母亲向着女儿。母亲问她是否真的有男朋友。她想，自己只能撒谎到底了。她承认是真的。说那男孩二十二岁，人长得挺帅，她告诉母亲，很像她从小一块长大的王进，家庭也不错。母亲知道他和王进从小就要好，并且了解女儿的心思，女儿一直没有忘记王进，母亲叹息一声说，你只要觉得好，就把男孩领回来，兴许你爸爸会改变主意。春丫暗喜且又担忧。

她心里发难道：妈妈呀！我怎么领男朋友回来，单位确有人，可人家并没有和你的女儿恋爱，人家有女朋友，只不过大家一起相处不错罢了，女儿这戏该如何往下演呀？但她转而又想，管他呢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说明原因，说不定张楠大哥会帮我呢。

春丫偷偷骑着自行车溜出家去。一出家门她一阵轻松，像一

只放飞的鸽子，骑上单车一阵风似的飞走了。

她回到厂里，放下车子，想了又想，反复徘徊。她终于鼓足勇气硬着头皮去找她的张楠大哥。男工宿舍里几个人正在玩扑克打升级，见她进来，有人问，不是家里有急事吗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她苦笑一声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她踌躇一刻，让旁边一位看牌的替张楠打一会儿，说找张楠大哥有点事。

张楠只好跟她一起出屋。

她急急迫迫地将父亲怎样逼婚，她如何不从，情急之下她使了一招，把张楠给扯出来了。

张楠问，为什么扯出我来？

她说，我……我说和你谈恋爱了，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招了，就突然想到你的条件足以让我压倒我父亲。

结果呢？

结果还是母亲通情达理怜惜女儿，就放我出来，让我明天带你去我们家，兴许我爸一见到你，哇！这么一位英俊的小伙子，没准他会改变主意。

臭丫头，你够胆大，你就不怕我不愿意去？

我知道张楠大哥是热心肠，不会看着春丫妹妹掉进火坑，一定会帮我一把。

臭丫头怪机灵。那好吧，就这么着，我明天就扮一回“假女婿拜见岳父母大人”。张楠又调皮地问春丫，那要是弄假成真了，你可真得嫁给我喽。

怎么？你也逼婚呀！那小利姐怎么办？她要是知道了还不剥了你的皮。

两人玩笑一阵，合计好了，各自回了宿舍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同去给厂里请了假，张楠还当真事似的给春丫父母买了礼品，两人一路商量着对策不觉步入她家。

一座面贴灰瓷的两层小楼，即保留着传统的典雅，又折射出时代的气息。一条麻石甬道，直铺到楼前。甬道两边，两个条形花坛，月季花竞相开放。楼前左右两棵桃树，满树的桃花仿佛要拥抱来客似的；楼房左侧，一座竹架搭成的凉亭下，摆放着石凳石桌，桌上摆放着正在编织的毛衣和毛线。看着这一切，张楠心中说：真是老革命家，不一样呀！见张楠看得入迷，春丫洋洋自得地说，寒舍不错吧！然后对他解释说，我爸虽不是什么大官，但待遇还是老干部！两人说着话，已走近屋前，她调皮地蹑手蹑脚地耳朵竖得像个小兔子似的朝屋里听，她听见屋子静悄悄的，确认父亲还没回来，便和张楠像小孩子那般小拇指勾在一起，表示一定要合作成功。等她父亲一回来，一定要把戏演得天衣无缝才行。他们把自行车往院子的空地上一撑，春丫对着屋里甜甜地喊着：“妈，我们回来了。”

母亲闻声出屋来，上下打量着春丫身旁的小伙子，先是心中一愣，接下来满脸堆笑地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快屋里坐，屋里坐。”

她给母亲介绍说，他就是张楠。张楠向伯母问好。母亲热情地招呼张楠在沙发上落座后，边去忙活着提开水边想，小伙子真不错，虽然没有金非眼睛大，但是给人感觉稳健塌实可靠。

张楠扫视一周她的家说：你们家真是宽敞。她颇显优越地说：这是客厅，两边两个侧门，东面是父亲的书房，书房里的书，大都是母亲爱看的。下来就是父亲穿过的军服，他得过的军功章，还有他崇拜的伟人—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，是白瓷的。他天天的擦呀擦，比敬神还要虔诚呢。他从来不让我们动，有时趁他不在，我们偷偷去摸一摸，滑溜溜凉冰冰的。楼上面一间是小弟的卧房，另一间是我和妹妹的。我父母亲的卧房和书房是相通的。

她刚起身想带张楠去父亲的书房看看，母亲却提着暖瓶进来

热情地让张楠坐下，她泡茶给张楠喝，母亲将茶递给张楠，他刚接过杯子，只听见春丫的父亲喊着母亲说：“哎！我们回来了”。“哎”是她母亲的代号，她的父亲一辈子就这样叫着母亲。

话音未落只见父亲和一个高大的汉子进屋来了。她猜，肯定是她见了一次面的那个人，父亲看家里也多了一张生面孔，他轻蔑的扫视张楠一眼，迅速搜寻他的不足，那有他为女儿找的女婿好，小鼻子小眼小嘴巴，个头虽然不低，但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瞧瞧他的女婿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身材高大魁梧，怎能比。这就是春丫所说的那个男朋友。张楠伸出手想要和她父亲握手问好一表敬意，而他却装着没看见，理都不理。此时，张楠和金非的目光恰巧相遇，金非目光里包含的得意和对张楠的不屑一顾，使张楠感觉到他的不简单，他是一个有资深阅历的人，他真担心春丫，她太单纯。想到此，只听春丫父亲有意提高嗓门说：现在，我郑重宣布，从今天起，金非就是我们家的女婿了。

春丫瞪大眼睛问他，为什么？

他说，我已经代你去办事处开了结婚证明了。

母亲小心地责怪父亲，这么大的事，没跟孩子商量商量。再说，丫子年龄还不够。

父亲不耐烦地说，没看我是干什么的，有什么可商量的，金非有文化、有技术，人又帅气，又懂事，无可挑剔，这样的女婿上哪儿找去。

春丫气愤难当地对着父亲喊：是您私改我的年龄，是您代我开的结婚证明，那好，您去和他登记注册好了。说完她拉着张楠往屋外走。

父亲见此情景大声呵斥说：你要是敢出这个院子半步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

伯父，您也太把自己女儿的婚姻当儿戏了。张楠企图劝说春丫的父亲。两个人没有感情又不相互了解，怎么生活在一起？您

应该站在她的角度考虑考虑她的感受。再说，这结婚证明您怎么能代……

父亲没等张楠说完，便无理地阻止道，这是我的家事，用不着外人来干涉。

春丫的母亲见事情已成定局，无奈地劝张楠，说什么也没用了，走吧。说什么都无法挽回了，一切都晚了。母亲太了解自己的老头子了。

张楠望着伤心哭泣的春丫，欲要说什么，嘴唇嚅动几下又说不出话来，只得哀叹一声向门外走去。

春丫像个雕塑般站在那里。她恨、恨她父亲武断，恨母亲软弱，恨金非像个莽汉似的闯进她的家来。她满身的怨气积压在心口，越积越多，她要膨胀了爆炸了，她突然发出一声吼叫，像雷鸣，张楠被她的惊叫震慑住了，他急忙回转身来，她一头扑向张楠的怀里，头顶着他的胸口，失声的痛哭起来，她的内心哭喊着：王进，你在那里？快来救我。你答应过要娶我的。怎么还不来救我呵！她哭得那个悲哀劲，就连院子里盛开的月季花、桃花上正在忙着采蜜的蜜蜂都不忍心看她那样，难过的飞走了。见她如此，张楠也禁不住掉下泪来，一脸的爱莫能助。因为他清楚，他这个假女婿此时又能说什么呢！他心中想，如果他是真的，他会理直气壮地立即带她逃离这里，逃离这个似乎还生活在旧时代的家。但他却只能拍拍她的肩膀，让她多多保重！然后他满眼噙着泪水，脚步沉重地走出了春丫的家。

那个叫金非的人，始终一句话也没讲，他犹如一位看客，看一场戏的演义，可最终的结局他是得意的，因为她属于他了，这是他早已预料之中的事情。

父亲恐怕节外生枝，在她未嫁前，不但不让她上班，门也不让她出，尽可能不让她和外面的人接触，特别是男孩子。

父亲又怕夜长梦多。因为他了解自己女儿的性情，恐怕她和

那个叫张楠的小子私奔了，安排金非提前准备婚礼，一切从简，不要财礼。金非高兴地答应着，这简直太好了，岳父大人太开明了。他巴不得春丫今天晚上就是他的新娘，他像个驴子似的乐不颠的按着自己的心意去准备结婚的事。

春丫啼声哀求父亲道，我才十八岁，我不想结婚，不想嫁给那个人。爸爸，我求您了，您千万不要替我领结婚证，这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。爸爸，过几年再谈婚论嫁行吗？

父亲心里得意地说，丫头，说什么都晚了，结婚证已经领过了。不过，暂且先不能告诉你。他嘴里却坚决地说，不行！不结也得结，不嫁也得嫁。哪天若再给我们惹出点事来，将来嫁给谁去，就是模样再好看，名声坏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也是迫于无奈，我也不想这么快就把你嫁出去。说着他也低下头，顿时觉得眼眶热热的。但他立即又成为冷面铁人。

母亲只是在一旁落泪，因为她明白自己为女儿任何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。她担心女儿的将来，这样的婚姻牢固吗？想到这，母亲还是忍不住问父亲，这样行吗？春丫还是个孩子。

父亲说：行了！只能这样，难道以后让她再惹出什么大麻烦来吗！

父亲的话，使春丫突然间明白，父亲为什么急着要将她像水一样泼出家去。

二

春丫从小是骑在父亲的肩上长大的，她是长女，父母宠她爱她，她天生一个男孩性情，顽皮好动，聪明可爱。但是，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多，她又有了两个妹妹，父亲为了后继有人，把刚刚生下不久的第一个小妹送人了，于是就有了小弟，有了小弟后，她和妹妹——春兰就不怎么受宠了。但春兰妹妹乖巧听话又聪明，母亲喜爱春兰，父亲爱小弟。她生性刚烈像个男孩子一般的淘气，时不时给他们闯祸，闯下祸虽然挨点骂、有时皮肉受点苦，但她却赢得了父母的重视。平时，她感觉在这个家没人重视她，好像这个家有她没她都一样，所以她在外面惹是生非，时不时提醒父母：这个家还有我。

曾有一次，她扮成医生像，让很多的小朋友排成队，她要为小朋友们种牛痘。她一个接一个的，先用棉花球蘸上水当酒精，在小朋友们胳膊上来回一擦，就算是消毒，再用缝被子的针，在每个人胳膊上画出一个血“井”字，好了，小朋友的牛痘种好了。可她的家里可真热闹了，小朋友的家人都涌到她家去，她的

母亲再怎么慈祥、怎么解释也难消别人的怨气。她闯了祸，躲在外面偷着乐。小朋友的家长七嘴八舌责怪春丫的母亲：你们家这是什么孩子，都几年级学生了，还干这种愚蠢的事，你们家这是怎么教育她的，胆子也太大了，要是感染了可怎么办呢……为此，父亲知道后，她挨了一顿鞭子。但她过后丝毫也不在乎，照样和同学打架，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。

一次，她打了班上的一位女同学，女同学告了她的哥哥，同学的哥哥气呼呼地在路上堵住她，威胁她要是再敢欺侮或打他妹妹，决不饶她。她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连忙道歉，说她以后不敢了。可事过后，她又狠揍了那位女生一顿，并且告诉那女生，若是再敢告诉家人来找她，来威胁她，她就一天揍她一顿。

经常这样，不是打人就是被打，父母亲跟着她不是给别人道歉，就是去找别人，为什么欺侮他们的女儿。

这个女儿偏不让他们省心。

上了中学，父母想着她大点懂事了，谁知她放学后和一帮同学骑着单车去偷郊区农民的玉米棒，结果被农民抓住，扯到学校去，被学校点名批评并且还给了一大记过处分。学校叫来她父亲，父亲脸气得铁青，觉得无地自容，恨自己怎么生出这样的女儿，自己是干公安的，他的女儿给他丢脸，一气之下，回家她又挨一顿恶打，父亲打她，她不哭也不跑。父亲心想，你跑呀，还不跑。她心里说，就是要专门给你们惹事。父亲越打越气，越气越打，每次都是母亲实在看不过，挡住父亲停下手，可她却瞪着父母亲似乎在说，你们打呀，怎么不打了，往死里打呀！打死岂不干净。

她虽然淘气，但她也有她的长处，打小她就能歌善舞，聪明活泼，每年“六一”儿童节她演的节目都很受欢迎，每次文艺演出学校都让她当主持人，过去叫报幕员。加上学习成绩一直中上水平，父母亲便也为她自豪和欣慰。

正因为她的那种男孩子的个性，她的思想意识以及感情方面没有别的女孩儿那么细腻。在她的思维里还没有什么男女界限，她整天不分男女打闹一起。但有一次，她和几个男生女生玩“过家家”游戏，所引起的一场风波，使她才意识到男女还有别。

那年她十岁，一个星期天，一群男孩女孩，他们在一起玩游戏，有一个女孩子提议他们玩“过家家”的游戏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可以自由组合。那几个男生女生都建立好了自己的“家庭”，只剩下春丫，像她这样男孩似的女孩子，别的男生还不愿意和她一起，嫌她没有女孩样儿。她正在难堪，一个熟悉而使她感到快乐的声音钻进了她的耳朵，我和你一家。

原来是王进，他家的后院对着她家的前院，他的父亲是个不大不小的官，家庭条件更优越。从幼儿园到小学直到现在快要上中学了，他和她一直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，他们俩一起玩，一起学习、一起看小人书。王进还会吹笛子，她经常坐在他的旁边听他吹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等很多的曲子，只有当他的笛声响起时，春丫仿佛才是一个可爱温柔的小姑娘，她出神入化地倾听着从那个神奇的竹管里荡出的美妙的音符。她这时方才显得是那么安静，那么惬意，宛如那水中的芙蓉花。也只有和王进在一起的时候，她好像才感觉自己真正是一个女孩子。

游戏开始了，大家都要结婚了，是“集体婚礼”。她在王进身边觉得自己是一位漂亮可爱的大姑娘了。她想，等她长大了，她一定要嫁给王进，她认定他就是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。她贴近王进耳朵悄悄地说，长大了，我一定嫁给你。王进也对着她的耳朵轻轻地说，我长大一定要你，你一定等我。她很认真地对他说点头。这时，有一位男孩说，咱们要拜天地，要拜父母，还要对拜，大人结婚都这样。他们胡乱拜了一通，惟有春丫和王进规矩地拜完天地、父母，然后两个人对拜，他们俩的神情真像一对新人似的。大家喊起来，我们结婚了。他们玩笑着，高兴着。突然，